□文学新观察

中国诗歌健步走向世界

李少君

日前，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获得了“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在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举行了颁奖仪式。

近年来，中国诗人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一些国际奖项。当今中国诗歌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从吉狄马加等人的获奖可以看到当今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

重新正视诗歌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

吉狄马加获奖颁奖词说：“他的诗富有文化内涵，事实上深深植根于彝族的传统，也提升了通灵祖先的毕摩祭司所把控的远古魔幻意识。……他诗中的每一抒情场景均成为一则部落故事之延续，似在特意宣示他的部落之荣光。诗人本可围着篝火舞蹈，站在山巅远眺，可他的命运却是跻身于世界诗人之列，宣示他那偏居地球一隅的故土和人民之荣光；……他的工作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存在的基本真理：‘我是彝人！’”

这份颁奖词透露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内容。文学界早期曾强调“文学是民族的秘史”，人们以抒写本民族的传统、历史和现实命运为目标，潜心研究，精心构画鸿篇巨制。但后来风气一变，后现代主义将一切宏大叙事彻底解构，出现一种无根无魂的小轻松小伤感的所谓国际型文学和诗歌。从此，突出所谓无主题无中心从而无主体的“漫游情调”和“普遍人性”的现代书写，贬低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传统，并成为时尚和潮流。显然，这一次，吉狄马加赢得尊重的，恰恰是其“民族性”。吉狄马加是一位彝族诗人，背后有着强大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其诗作也有着浓郁的史诗性和民族风格，并夹杂着彝族独特的创世神话和文明色彩。

20多年前，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有所预见，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批评中国某些当代诗人的“世界诗歌”幻象时，尖锐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有时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这种现象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还批评某些在西方受欢迎的中国诗人热衷创作适合翻译的诗作，但缺乏“中国性”，他们的诗歌，遮去国籍，可以看做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诗人的诗作，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

20多年了，中国诗歌界本身对所谓“世界诗歌”的想象和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人们不再为某一种所谓时尚而写作，也不再为取得某个圈子的某种喝彩而写作。诗人们更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土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和道路。如今，中外文学界都开始反省和反思，重新正视诗歌、文学与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传统的深层关系。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曾被认为是文学的金定律，但也引起过很多质疑和争论。但有一段时间，解构主义思潮盛行后，甚至基本不提这个说法了。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诗歌面临新的境遇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个堪称重要甚至重大的问题。

首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这个定义完全成立，那么，越是个人的，越是民族的，也成立。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精神劳动和创造，是个人酝酿积蓄并最终独立完成的艺术。但是，强调个人性，并不等于弱化民族性、普遍性，恰恰相反，个人性唯有吸纳民族性、普遍性，才会强大。只有深厚、丰富、开放、强盛的个人性，也才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就像一座山峰，只有越高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个概念：境界。境界其实就是指一个人的认识层次和精神水平，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确实，只有达到更高的境界，才可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达到相当的境界，才可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诗人要达到高境界，就不仅要有深厚的修养，还要有开放乃至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建基于民族与传统当又有所超越的全球化意识，需要一种建基于个人深刻体验的对人类共性的深层思考，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当，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性都能世界化，就像地方方言若不经过翻译就不能被别人理解。只有那些经过筛选之后的有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符合人类共性和世界化规律的部分，才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此外，民族性的精华也不是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出的，而是经过比较、或者说经过他人的眼光打量之后才能发现的。就像一个人的特点是经过和他人比较后才确定的，一个民族的长处和优秀之处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民族性特质和优长，由于有益于人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呵护，并最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自然发展和繁荣。

诗人需要自我超越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和挖掘个人或本民族的独特性和长处？现在科学界都在研究基因，但真正优秀的古老基因，其实不是肉眼可以发觉的，而是要使用大量高科技手段的鉴别探测分析才能发现。诗歌也是如此，诗人要想创作出优秀乃至伟大的诗歌，需要在忠于个人内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学习古今中外经典诗歌的精髓，不断提升自己水平，突出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美学特质，并最终得以自我超越，使个人性成为民族性乃至普遍性的代表。

中国当代诗歌从1970年代中期算起，已历40年。先后经过了向外学习的阶段，在翻译诗的启蒙下开始现代诗歌探索的历史，朦胧诗等一度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出现，被誉为“新的崛起”。然后，当代诗歌又开始了向内寻找的阶段，在“文化寻根”和“国学热”的引导下，内地和港台都产生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潮，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内地年轻诗人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诗作，被广为传诵。诗人们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第三阶段，则是一个向下挖掘的阶段，诗歌的“草根性”兴盛，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底层草根诗歌、女性诗歌等现象此起彼伏，当代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兴起和相互竞争的阶段，各种诗歌主张和思潮开始走向深入和成熟，但也面临着缺乏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歌思想和诗作的状态。所以，向上超越，呼吁新的美学思潮，建立新的现代意义世界的时候到了。如何创造既葆有本民族特质、又为人类提供普遍共同的新价值和新思想的优秀诗作，就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思考的问题，成为每一个具有抱负和创造力的诗人努力的方向。

盐米古道上的客家情歌

罗静文

中华大地的东南隅，赣粤闽结合部，是层峦叠嶂的大山。这里居住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那里有一条历久形成的“盐米古道”。在那封闭的年代，客家人依靠这条古道，从广东贩运食盐到赣闽山区，又从赣闽山区运输大米山货到广东。千百年来，这条古道承载着客家山区经济命脉的历史责任。

时世推移，百年沧桑。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早已车水马龙。人们已忘却了历史上这条“古道”的存在。作家缪俊杰从客家人的发展历史中，搜集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写了一部小说，开掘了人们认知历史的一个新的领域。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赣粤闽“盐米古道”的故事：闽粤赣结合部最高的山峰“风吹伞”下百家村里，刘求福是穷苦“脚夫”的儿子，爱上了抗战时期逃难来的广东女子姚玉珍。但是旧时代的社会关系支配着个人命运。他们的爱情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刘求福16岁时被国民党政府抓了“壮丁”，到前线“服役”，从此杳无音讯。姚玉珍也遭受厄运。她从广东逃难而来，为生活所迫，10岁左右做了百家村首富家的奴婢。16岁时被迫为重病中的陈百万“冲喜”，名义上成了他的“二房”。在刘求福被抓壮丁前夕，刘、姚“一夜情”，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自此以后，姚玉珍千方百计想摆脱封建的枷锁，苦苦地等待着刘求福当兵回来能结成美好的伴侣。但是，一等就是30年。刘求福被迫去了台湾，30年来音讯全无。但是姚玉珍无论困窘到何种程度都等着刘求福，不再嫁人。而远在台湾的刘求福，无论多少诱惑，仍然洁身自好，也是“望穿秋水”，等待“叶落归根”。这一对青年男女，从少年到白头忠贞不渝的爱情，令人感慨万千，感叹不已。

我从刘求福和姚玉珍的爱情故事中，读出了中国社会千奇百怪的历史沧桑。在姚玉珍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读到封建社会以及人们脑子中残存的封建意识，给女人带来的难以预测的命运。被胁迫到台湾当兵的刘求福也经历过许多痛苦磨难。这位“挑脚佬”出身的青年，矢志不移地“叶落归根”回原乡。多少年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百六十五里长程，走了一年又一年，从青年到白头……这就是小说所讲述的凄婉的爱情故事，一曲动人的客家情歌。

这部小说叫《望穿秋水》，是缪俊杰先生继《烟雨东江》之后，写客家人生活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我读这部小说感到激动，是因为作者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把故事提升到一个新的美学境界。这部小说写的是令人刻骨铭心的苦难历史，但作者不是在展示丑恶，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丑恶事物的揭露，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作家在对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命运的吟唱中，表现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作者写的是苦难的沧桑往事，但展露的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不是“怨天尤人”的诉求，而是通过个人命运展示出与国家与民族同命运的家国情怀。小说的结尾也是颇有深意的。姚玉珍之子尽管小时候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他的成长也非同一般。但他长大成人，一旦有了成就，积累了财富，就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慈善事业。他和他的女友，一个即将成为妻子的台商之女丘洁薇一起，为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捐献了一座医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从最朴素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了“财富”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他们懂得了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满足个人最基本需要之外的对社会的奉献。奉献就是一种高尚的家国情怀。

这部小说是一曲凄婉动人的客家情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客家风俗画。动人心弦，悦人耳目。

□散文

善到极处是平淡

李忠春

人们常说，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我们只有归途。

父亲去世5年后，2015年的一个秋日，老母以85岁高龄驾鹤西去。我的双亲都不在了，我才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每想到这句话，我总是泪盈双眼，心胸难平。

母亲去世半年多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母亲平实得就像一株小草，却在平实中悄悄地蓬勃生长，在我心中塞满了回忆与温暖。

善到极处是平淡。母亲为人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和厚道，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别人的任何是非，更没见过我们家与别人家有什么纠葛。有时候，个别人家不讲理，欺负我们，母亲也是息事宁人，能过去就过去，不与人计较。“文革”时，作为最基层干部的父亲被打倒了，个别人难免对我们家有些冷言冷语，甚至有些事上过不去，但母亲都是忍辱负重，从不和我们说这些。多少年后，说到那些人、那些事，亲朋好友还愤愤不平，母亲却很少提及，偶尔说到，也是一句话：“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

母亲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在姥姥家有个外号叫“哑巴”。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对一切都淡然处之，从来不会热烈表达自己的感情。母亲对我们4位子女的教育，口头说的很少，几乎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但怎样做人做事，她以行动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说的不多的话中，有一句是最多的，这就是做人要有良心，不要忘了别人对咱们的好处，记得将来有机会，要报答人家的恩情。在我们家的家境有了改变后，每次我回家探亲，老人不直接明说，而是拐弯抹角地对我说，谁谁对咱们家挺好的，给咱们家帮了不少，别忘了人家。这些不多的话语中，我理解了老人的心意：对别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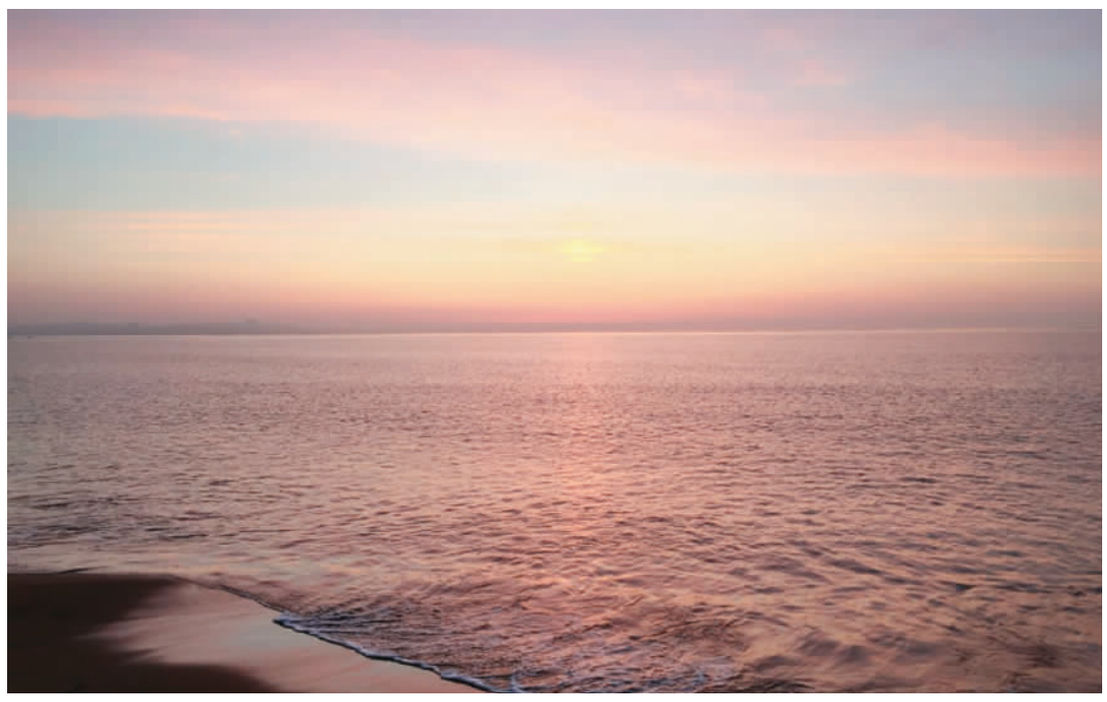
母亲对自己的事很少说，因为她从来不愿麻烦别人，连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有时候我打个电话问有什么事，总是淡淡地说：“没有。”在她心中，只要子女好就行，她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从四十多岁起她就因患过肺结核而体弱多病，但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自己的病情如何，怕我们担心。本来母亲小时候也上过学，认识一些字，能读书看报，但忙碌的家务，病弱的身体，没有什么闲情逸致看书，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子女对此也是浑然不知，竟然以为老人不识字。直到八十多岁因体弱多病卧床休息后，老人为了消磨时间，开始阅读我给老父亲生前带回去的的几本人物传记。老人自己亲口对我说，我也识一些字，也能简单地看些书。真是只有粗心的子女，没有大意的父母。

母亲虽然平淡朴实，但很爱面子。子女后代的成长进步，虽然说的不多，但她是时时事事挂在心中。子女及家人的一点成长进步，都会高兴不已。每次通电话，母亲总是问孩子怎么样，什么时候回老家；春节我们回家，见了面也不会嘘寒问暖，也不会递吃拿喝，只是淡淡地笑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每次听说我为姥姥家几位叔辈舅姨家办了什么事，这是老人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明白，这样让她在娘家人面前更“有脸”了！

母亲在街坊邻里中，有着极好的人缘和口碑，周围邻居和近亲远朋，没有一个人说过母亲不好。我听到过的，几乎众口一词：你母亲是个好人。母亲留下的这些美德赞誉泽被着后代，荫及着子孙。我们兄弟姐妹和后人，也深深受益。我们也为老人留下的这种好人缘而深深自豪。

母亲作为传统的家庭妇女，可以说步轻无痕，语轻无声。在老家几十年里，亲朋邻里都是按辈分称呼婶子、奶奶什么的，户口登记材料上也是写着“李徐氏”3个字，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实际上她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徐玉美，一个平淡普通、质朴如玉的名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海霞　李梦娇摄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赏析

钟振振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鹳雀楼，又名“鹳鹊楼”，始建于北周。楼高三层，有鹳雀栖息其上，故名。旧楼原在今山西永济西黄河中高阜上，后被河流冲毁。今楼系1997—2002年重建，在黄河东岸。世界上的楼多了去了，很多毁就毁了。为什么鹳雀楼要重建？就是因为王之涣的这首五言绝句，实在太精彩，太有名。建筑再宏伟，再美轮美奂，也只是躯壳；文化、文学之美，才是灵魂。有了灵魂，建筑才能不朽。无论它“死”多少次，“死”多少年，后人也会让它“复活”。

绝句并不要求对仗，而此诗两联都用对仗。前一联并列，一看便知是对仗；后一联为“流水对”，若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对仗句写不好，容易呆板、滞塞。本篇却写得自然流走，一气呵成，作者不愧是对仗的高手。

“白日依山尽”，那“山”是永济南面的中条山，还有更南面的秦岭。由于山体高大，落日尚未变红就隐没在山背后了，所以称“白日”。“黄河入海流”，黄河在永济城西，由北而南，绕到中条山背后，折而向东，直奔大海。这两句诗境界阔大，日落于极西，海则在最东。在鹳雀楼上，固然看得到落日，看得到黄河，却看不到大海。但这并不妨碍诗人的想象——依据常识，黄河终究是要流入大海的。诗人将诗意的视线一直延伸到海，就使得这一联对仗的张力达到了极限。勾勒祖国大好河山的名句，历代多有，而最简洁、最明快、最宏观且最壮观的，不说非此莫属，也可说他人难以企及了。

一般登临眺望之诗，多先叙登临之事，后写眺望之景。本篇却倒载而入，先写眺望之景，后叙登临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见前两句是在二层楼上所见景象。要想看得更远，就得更上层楼——也就是登上最高一层楼。这就不仅仅是叙事了，更是抒怀，是揭示人生的哲理。眼界的扩大，有赖于人生境界的提高。通首诗的灵光，在诗人的胸襟，在其胸襟所折射出的“盛唐气象”，写景艺术的高妙毕竟还是次一位的。